

忆春节

○ 李学贵

寒冬腊月，春节正悄悄走来，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少年时代的过年往事。

记忆深处，春节临近，母亲天天在灶台前忙活。腊月廿六，母亲上午炸完白面丸子、绿豆丸子和地瓜丸子，又在大铁锅里炖上了猪肉。柴火烧得很旺，不久后，屋里就飘满了肉香，我和哥哥、姐姐垂涎三尺。猪肉出锅时，母亲掀开锅盖，把熟猪肉放进白瓷盆里，然后挑出三块带着肉的猪骨头，递给我们兄妹三人，说：“三个小馋猫，赶快解解馋吧！”接过母亲递过来的猪骨头，我迫不及待地啃起来，恨不得把整个猪骨头都嚼碎吃进肚子里。

贴春联是迎接新年必做的事。除

夕吃完午饭，我们全家分工协作，母亲和姐姐在屋里和面、调肉馅、包饺子，父亲手拿扫帚打扫庭院，我和哥哥端着糨糊贴春联。我们首先在院门门心贴上了“秦叔宝”和“尉迟恭”两幅门神，紧接着，我们又把横批贴在院门正上方的木框上。之后，我们开始在院子里贴春联和福字。我怀揣着几分不安，把自己写的那副春联贴在了院内最不显眼的小屋门两侧。看着院内外贴满了红红的春联和福字，父亲露出了幸福的笑容，看到我写的这副春联时，对我说：“你第一次写对联，写得不赖！”听到父亲的夸奖，我的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。

春节这天，天未亮，伴随着噼里啪

啦的鞭炮声，母亲把我从睡梦中唤醒，全家人匆匆吃过饺子，乘着夜色出门拜年。

我们院里二十多位男丁，在族长父亲的带领下走街串户，开始了新年团拜。走在团拜队伍最前面的父亲，往往还未踏进长者屋门，就打起了招呼：“老人家，过年起得早呀，俺们这帮人来给您拜年了！”在堂屋端坐的长者听到这话，站起身，笑眯眯地应答：“拜啥年呀，这大冷天的，都快进屋暖暖和吧！”“一年一个，拉不住，咱大伙儿磕头吧！”说话间，父亲率先躬身跪了下去，团拜的人跟着父亲齐刷刷跪在地上。“哎呀，都快起来，快起来。”受拜的长者边说边快走几步，把跪在最前

面的父亲拉起来。说话间，团拜队伍出了长者家门，向另一户长者家中走去。

在胡同里或大街上，我们会不时遇到一支支队伍，相遇之时，大伙儿彼此说着祝福的话，让人感到格外温暖。

弹指一挥间，少年时代过年的那份幸福和欢乐历久弥新，就像一瓶多年陈酿，端起一杯在口中细品，越品滋味越悠长……

一天，我与妻子去早市买东西，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我不由得想起小时候跟母亲赶集的情景。

农村赶集有二四五、三六九之分。我们村每逢初三、十三、二十三就是赶集的日子。那个年代，农村除了过年，平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的，于是，人们就把赶集看作一件盛事。尤其是大姑娘、小媳妇，赶集时总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穿上好看的衣服，戴上漂亮的首饰，感觉很有面子。小孩子争抢着跟妈妈一起去赶集，如果妈妈手头宽裕，就给孩子买点好吃的，孩子乐得合不拢嘴，像跟屁虫一样在妈妈身后跑；如果妈妈钱不够，孩子就扯着妈妈的衣角，哭闹着要买好吃的东西。

我每次跟母亲赶集时，母亲都挎着一个篮子，篮子上盖着一块布，那时我并不知道那块布有什么用。到了集上，我习惯性地找糖果摊儿。糖果对于农村孩子有着极大的诱惑，平时，哪家的孩子如果敢向母亲要糖果吃，准得招来母亲的斥责。

我的母亲总是偷偷花几分钱买几块糖给我吃，我得意地在小伙伴们面前炫耀，惹得他们哭闹着买糖吃。这时母亲总是打我一下，告诉我以后不许再张扬了。

集市上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，集市上叫卖声、讨价声、欢笑声不绝于耳，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。

母亲专挑便宜的、实用的东西买，有时遇到不称心的，索性就空手而归。但每次赶集时，母亲都用布把篮子遮得严严实实。长大后我才知道，母亲是怕别人笑话我们家穷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母亲早已离世，我再也没有赶过大集，无论二四五还是三六九，我都不再关注。但赶集的往事总是历历在目，仿佛一幅风俗画，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。

(本版有些文字涉及方言，仅用其音)



花俏迎新春

张平 摄

饽饽槓子里的年味

○ 牛茜可

小时候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过年了，因为过年有新衣服，有压岁钱，还有吃不完的好吃的。

腊月二十以后，北方的农村，家家户户开始忙碌起来，蒸馒头、蒸花糕、炸肉丸子、炸藕盒……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儿。

奶奶有两个儿子、两个女儿。过年时，奶奶、妈妈、婶子和小姑一起蒸馒头，和几大盆面，盖在被子里醒发，发好面后就开始揉面，面揉得好，馒头搓得齐整，做出的馒头才能好看又筋道。

大人把醒发的面做成馒头、花糕，或者做些精致的花馍，姑姑还会做小金鱼样式的馒头。在这众多面点中，我记忆最深

刻的还是用饽饽槓子磕出的形状不同、花色各异的面点。

我第一次见到饽饽槓子时，感觉十分新奇：光滑的木头里有鱼、桃、元宝、福字、莲蓬等各种图案，有单个的，有一排图案连在一起的。奶奶把面团放在饽饽槓子里，轻轻按平，然后再小心翼翼地磕出来，精致的花样馍馍就展现在眼前了。

我也学着奶奶的样子，团一个面团，用手捏一个窝，里面放些白糖，再重新团成团，然后放进模具里压一下，一条小鱼就印在了面团上，活灵活现。

我边做边听奶奶讲，她结婚后，大年初二回娘家时要带一兜香甜的白面馒头，如果里面有几个饽饽槓子磕出来的面点，才有面子呢。妈妈结婚后，回娘家时也会带花式面点和大花糕。妈妈说，这是我们家乡的习俗。

除了蒸面食、炸萝卜丸子、炸藕盒，过年还要包饺子。奶奶和妈妈一般在除夕这天，把当天晚上和大年初一吃的饺子包出来，有素三鲜的、胡萝卜羊肉的、白萝卜猪肉的，饺子一出锅，整个屋子都飘满了香味。

记得有一年除夕，雪下得特别大。大年初一，凌晨三点多，大人们就起床扫雪，小孩子穿上新衣服、新鞋子踩雪玩，扫完雪就放鞭炮、下饺子，吃了饺子就挨家挨户去拜年。

大年初一，我和小伙伴们玩了一整天，吃完晚饭后，我们一起放烟花，在星星点点的火花中体味浓浓的年味。

我结婚后，也学着奶奶和妈妈的样子，做起了花饽饽。我把蔬菜打成汁儿再和面，彩色的花饽饽不仅造型美观，还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